



读思录

后互联网时代,学习记忆还是必须吗? 古老经典是否已经过时?

数码时代你需要面对“灵魂拷问”



■童鸿杰

刚刚落下帷幕的2022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为世界献上了一场互联网盛宴,留给人们很多思考。这里,推荐书友共读《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

《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全书分上下篇,共19章,37万字,读来确实需要费些时日。可

是如果你静下心来去读,你又会发现这本书的很多观点非常新颖,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又或者是互联网的研究学者,都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书中,作者并没有一味赞成互联网带来的各种“自由”,而是通过对历史、政治、社会、心理等人文问题的论证,强调互联网文化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又一次可能具有巨大积极意义的文化转型。

确实,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爆炸对传统的教育理念形成了剧烈冲击,也引发了一些对未来知识和学习变化的争议,所以,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也遭遇了几番“灵魂拷问”。

灵魂拷问一,个人的学习记忆还是必须的吗?

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太过强大,以前我们要费力去找的资料,现在点开电脑应有尽有。为此,许多人提出我们已经不需要相信学习过的记忆,相信电脑就够了。曾经,我也觉得这个设定很有道理,每次遇到问题,常常会打开电脑查询,可是发现里面的不少知识也不可信。有一次,

我花钱下载了一批知识竞赛题的答案,结果发现不少是错的,十分郁闷。更郁闷的事还有,前几天,我给一个小朋友指导作文,看到她在文中有一句“人逢喜事尤其乐,月到中秋分外明”,问到出处,她说来自百度,我一查,不过是今人的一句玩笑罢了。真正的诗句应该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出自冯梦龙《醒世恒言》。

对于学习来说,避免死记硬背是对的,但寄托于电脑来存储知识并不可取。通过学习得到的正确记忆可以促进智力的发育,进一步培养思考、理解和判断的能力。希望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学龄阶段的孩子,切不可太多依赖电脑的搜索功能,否则难免会出现“人逢喜事尤其乐,月到中秋分外明”的另类诗句。

灵魂拷问二,合作学习一定优于个人学习吗?

互联网自出现以来就有对共构知识的推崇,有鉴于此,现在很多人提出来一些合作学习的模式。

比如搞一个阅读小组,每个人阅读某一章节,然后在小组里就各自阅读的部分与他人分享,完成同读。

对于这种学习方式的好坏,我比较赞成一位作家的说法,这是一种懒人合作。这位作家曾经参加过某一类写作学习课,就是你一边写,同伴一边给你反馈,并让你修改,这位作家称此“令人崩溃”。在她看来,最好的写作学习,是自己用心阅读别人的书,慢慢琢磨着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不是在别人的影响下一起费心机编故事。

确实,阅读、写作、批判性的思考都是个人学习的精髓,团体合作学习乃至社会学习一旦代替了个性化的东西,也就危害了人类个体的独特性。记得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曾提到一个“新语”系统幻想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对人类进行全方位地洗脑。如果我们今天真有这样的系统,那将对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啊!

灵魂拷问三,古老的经典著作过时了吗?

在互联网时代,曾经被世人看重的传统经典好像已经不流行,甚至有人提出,那些内容复杂的大部头著作,因为与读者的单向联系特性而被认为是“令人乏味的老书”。其实不然。我们为什么读经典? 因为经典

能训练深度的阅读能力,设立有用的审美标准和认知标准。梁启超先生曾为孩子开了经典书目,并说“若未读,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朱自清先生曾撰《经典常谈》,他认为:“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对于经典有接触的义务。”近年来,习总书记也时常强调阅读经典的重要性:“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老的经典一开始其实不太可能是“悦”读,更多凭借求知的意愿和意志,而不是兴趣。今天的我们,时间和精力有限,通过老师培养有思想和审美价值的经典阅读兴趣,应该会比较可行的方法。前段时间,宁波市总工会的同读活动邀请郭美星教授为书友讲解《论语》,获得了书友们的共鸣和热烈好评,很多人由此产生进一步探索古老经典的兴趣。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在互联网时代,就知识学习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识,希望以上“灵魂拷问”可以抛砖引玉,引发书友更深入地探讨。如此,善莫大焉。



悦读

历史长河的锚点

——读《在田野看见宋朝》

■王钰哲

“这座城市的过去和今天,就这样叠合交织,行走在街头巷尾,不经意的微小之处,稍作停留探寻,似乎它就能变成哆啦A梦的任意门,带领你进入一个新世界。”

姚永辉先生在《探寻城市记忆中的南宋太学》一文中,将宋朝和今天的杭州串联起来,文史知识和空间想象相互穿插,让读者在阅读中能感受到历史的趣味。收录该文的浙江古籍出版社新出版的《在田野看见宋朝》让学术研究走出专业的圈子,使历史知识走近更多读者。其做法,无疑为读者提供了历史长河的一个锚点。

这锚点,可以是杭州老德胜桥旁纪念韩世忠的忠亭,可以是杭州河坊街的地标鼓楼,可以是陆游的诗句“深巷明朝卖杏花”,也可以是王安石在鄞县(今宁波)的新政实验。陈志坚、姚永辉、郑嘉励、刘成国、魏祝挺等诸位学者,行走田野,面对历史遗迹、遗物生发思考和讨论,合著为《在田野看见宋朝》。刘成国先生在书中评价王安石时说:“所谓参天之本,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今天杭州背后的江南韵

味、世代匠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两宋,我们借助“锚点”回望宋朝,自有一番独特趣味。

比如书中魏祝挺先生发掘的“从南屏山到烟霞三洞”这条“北宋西湖旅游新路线”,当年热衷于“打卡”这条线路的有两浙路转运使、杭州知州、杭州通判等,这些来自外乡的文人士大夫们,在唐代官员热衷的西湖北山至天竺灵隐这一线路之外,开拓了新的旅游线路——“南山线”,挖掘到西湖更多人文内涵。其中热衷在“南山线”烟霞三洞、满陇桂雨游览的就有杭州的父母官苏东坡。苏东坡固然有“最爱灵隐飞来孤”,但到水乐洞游览时,也题诗发“朋友圈”:流泉无弦石无穷,强名水乐人人笑。据明代《西湖游览志》记载,苏东坡也曾到烟霞三洞留题赋诗,明朝嘉靖年间“东坡留题尚存”。

作者之一傅俊先生在书中说:“当我们带着脑海中的图文,踏上彼时形形色色的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在异时空展开的想象似乎可以无限多元。”

阅读《在田野看见宋朝》,从宋高宗到赵伯澐,从南宋六陵到韩瓶,当我们的知识储备更加丰富,或许能展开更奇崛瑰丽的想象。



精彩瞬间



《打工女孩》 戚丹丹 摄



阅读分享

黑白之间

——读《白鹿原》有感

■俞玲莉

临时搭成的戏台之上,他,白孝文,以滋水县县长的身份,坐在主席台正中,对着深深低下头去的他,黑娃,这个昔日的同乡、同桌、同僚,今日的死刑犯,作着最后的审判,一串枪响,一切尘埃灰飞烟灭。

合上《白鹿原》,我的耳边似乎有高亢悲壮的秦腔飘来,争强好胜、争权夺利的一幕幕戏剧退场,唯有朱先生赠予黑娃的最后一幅题字——“学为好人”久久回荡。

黑娃人生的觉醒从一颗冰糖开始,这块冰糖给黑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而又痛苦的向往和记忆,它唤起了黑娃心底的欲望和野性,说“我将来挣下钱,先买狗日的一口袋冰糖”。当鹿兆鹏给他比冰糖更好吃的水晶饼的时候,他一咬牙扔掉了。因为他知道兆鹏不可能每天都拿冰糖和水晶饼给他,富人向底层人的偶尔施舍宁可不要。他第一次体验到了人人的不一样,哪怕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

黑娃父母的婚事是白家出钱一手操办的,自打黑娃能听懂话,就被父母不厌其烦地念叨,要感恩白家的恩德。祖父在白家干了一辈子,父亲鹿三是白家多年的长工,黑娃在白家割草喂牛,上学的机会也是白家给的,所以他一直藏着深深的自卑。进入白家的院子让他紧张和胆怯,他嫌白嘉轩的腰挺得太硬太直,讨厌封建道德伦理条条框框的束缚,更不

想过祖辈给他留下的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人生。不再寄人篱下,不再低人一等,这大概是黑娃一生的执念。

鹿家兄弟有着深眼睛和长睫毛,让黑娃感到亲切。在黑娃带着田小娥回村不得进祠堂拜祖,被父亲撵出门时,鹿兆鹏却赞黑娃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这让低谷中的黑娃觉得遇到知己,所以他投桃报李,心甘情愿地跟着兆鹏烧粮台、闹农协、搞暴动,事败后也是拿着兆鹏的条子去投奔习旅。黑娃讲义气,他的干练与机敏似乎是与生俱来,在沦为土匪时,也是很快被加冕为二拇指,多次救助兆鹏于危急。

后来,他受降招安,戒烟成功,娶回识书达礼的高玉凤,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的黑娃走进了白鹿书院,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他终于和白家兄弟、鹿家兄弟一样,可以在白鹿书院读书,只是花费了近乎一辈子的时间。

如果说黑娃从桀骜不驯、劣迹斑斑到脱胎换骨、浪子回头,是由黑转白的过程,那么从满肚子宗族礼制的维护者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白孝文就是由白转黑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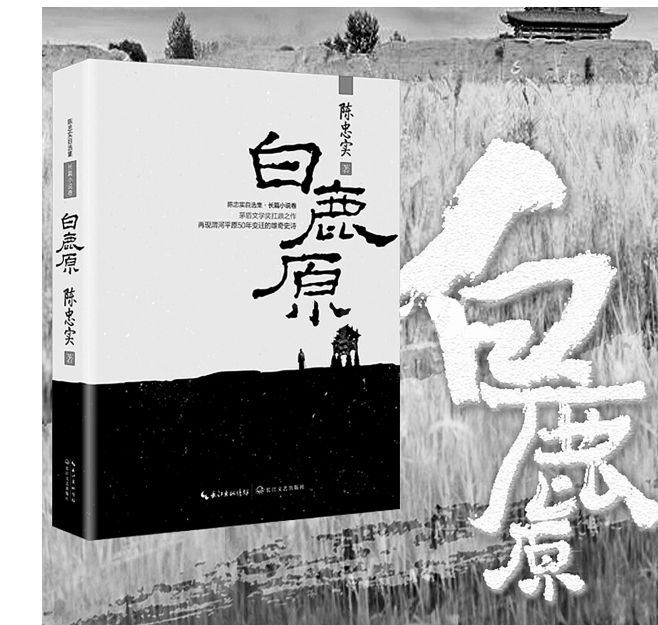
白孝文,作为“耕读传家”的白家长子,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要接过父亲的衣钵,长大后顶门立柱。永远是一副凛然正经八百神情的白嘉轩从不骄纵孩子,偏食说断就断,几乎没有背过抱过孩子,更不会像一般庄稼汉把儿

子架在脖子上逛会看戏。无论是言传还是身教,孝文时时处处受着父亲的点化教育。在潜移默化下,白家孩子神态端庄,对一切都彬彬有礼,不苟言笑,绝无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语,明显地有别于一般乡村青年自由随便的样子。

而孝文比孝武更机敏,外表上更持重,处事更缜练达,完全就是父亲的翻版。他已经被确立为白鹿两姓族长的继任人,他主持修复祠堂领诵乡约族规惩罚田小娥私通的几件大事树立起威望,他比老族长文墨深奥看事看人更加尖锐,在族人中的威信威望如刚刚出山的太阳。

可是,在鹿子霖的策划下,他跟着小娥进了砖瓦窑,一脚踏进暗黑世界。做下丢脸事羞了先人的隐秘被发现,乡约族规施刑之刺刷走了他最后一点道德的束缚,他任由欲望摆布,彻底放飞自我。纵欲、抽大烟、卖地、卖房,饿死了媳妇。不肖之徒白孝文最后沿街乞讨,差点饿殍卧道,直到在鹿三的言语刺激下去捡舍饭,在鹿子霖假惺惺的提议下去了保安队。

走过了土壕到舍饭场那一段死亡之旅,白孝文迎来了生命中另一个辉煌的开端,他要抓住权力,不计手段地往上爬。他从文县秘书手到一营营长,成为滋水县府的御林军指挥,成功招降土匪,取得政绩。后来起义时狠绝地打死了张团长,抢了黑娃的首功,终于当上了县长。他像一只公鸡,早已啄破曾经哺育自己的蛋壳,成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厚黑人物。他喜欢权力,因为权力可以兵不血刃地取人性命。金盆洗手的黑



娃自然不是他的对手,被告发被处死是必然的。

三

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黑娃被杀,虽然有令人惋惜的部分,但并不算冤枉,毕竟他的手上确实沾有多条无辜人命。白孝文一时得意,也未必笑到最后,热衷权力的争斗也终将被权力吞噬。黑变白,白变黑,两种相反的人生,在不断的时空转换、交错中演绎,令人唏嘘。

渴望出人头地,渴望掌控权力,渴望被看见,纵观黑娃和孝文的过往,他们都曾经或正在被自己的欲望裹挟。

“一切需要和欲望都含有缺乏”,那么他们缺乏什么呢?我觉

得有平等,有尊重,有爱。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一直扮演着权威,早早为他们划定了人生之路,而没有俯下身来倾听,也吝啬表现亲子间的亲密。孩子有了叛逆之举,稍微偏离既定轨道,就厌弃之驱逐之,与自己标榜的道德作着迅速的切割。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有一点错处吗?

人性复杂,原生家庭、后期的教育、周遭的环境,都会对我们人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不断地锤炼着我们,有的人百炼成钢,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有的人失去了棱角,变得圆滑世故。我们一路努力,不断向前,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这个世界改变自己内心的坚守,那里有爱有善良有担当。